

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

原著 鄭証因

批校 葉洪生

鷹爪王

七



近代中國武俠
小說名著大系



七

原著 鄭證因
校 葉洪生

73 · 111 · 0724

· 8404314 ·

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

鷹爪王（第七冊）

著者 鄭

證 因

批校者 葉

洪 生

發行人 王

必 成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五七號
電話：七六〇一六—二三一七
郵撥：〇一〇〇五五九—三號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〇一三〇號
保有版權·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一月初版

定價：全七冊新台幣八四〇元

第六十七回 較九芒球萬柳堂俠心服蕭毅

這位九雲龍蕭毅被續命神醫萬柳堂這番話說得十分難堪，遂覲顏說道：「萬老師即是不為復仇，只為印證武功，這倒算我多疑了，我們就互相印證一下吧！」

萬柳堂說聲：「好！」隨即將穿的長衫脫掉，有伺候的黨羽，立刻接了過去。萬柳堂和掌門人全是歷來任憑甚麼地方沒有把外面長衣脫去，和人家較量武功。今日竟因不再顧及平時的行徑，九雲龍蕭毅也知道此番會鬥九芒渾元球，是自己的生死關頭，索性也不再客氣，飛身縱進了花棚。萬柳堂據守南面，九雲龍蕭毅據守北面，這兩下裡是各按著一種決生死輸贏的心，可是誰的面色上全不肯露出來。萬柳堂一抱拳道：「蕭老師請你進招，萬某恭陪。」

九雲龍蕭毅也說了聲：「萬老師請！」

兩下裡是同時發動，全是橫掌往九芒球的鋼鑲子上一盪，立刻把球身盪開，往對面悠去；人隨球進，兩下全是各從球的旁邊一尺五的地方仍走直鋒，為是躲開九芒球的正面，揉身而進。兩下裡雖是隨著球進身，可是各走直鋒，需要避著對面來的球。趕到兩邊的球一對到當中，交錯過去，這兩個技擊能手，非在兩球一錯的一剎那，兩人的身形也隨著各往左一擰身，橫著往

一處一湊。

是何大事？
只不說破。

續命神醫萬柳堂是「雙陽杵手」身形隨著往前進身之式，仍往左偏，往右雙掌擊出。九雲龍蕭毅卻用金蛟剪一切萬柳堂的腕子，萬柳堂往下一沉雙臂，兩個九芒球已然翻了回來，各自橫著往外一縱身，已然分落在南北兩邊的兩隻九芒球旁。萬柳堂好快的身手，身軀往下一落，正是球的右側，臉還向著花棚外，猝然的往前一上步，左掌往後一揮，已把九芒球撥得往自己身後飛去；球推出去，人也已然由西縱出來，這份矯捷的情形直非一般庸手所能及。四隻九芒球全數掉動，這四根巨繩上暗嵌的百餘個小銅鈴，「嘩唧唧」的震得發出一片繁響。兩下裡全把身手展開，在這九芒球來回飛盪中，只要一挨近了，立刻換掌拆招，互相搏擊。兩下裡這種穿球換掌，一沾即走，倏近倏遠，攻守幫讓；這份身形巧快，運轉自如，身手旋展開，畢竟與眾不同。抱月迴廊上的一班武林名家，鳳尾幫主要的幫匪，也全目看著花棚中這兩人的惡鬥。

只是那幫主天南逸叟武維揚頗有些志忑不寧，方才那群信鴿飛進後面的情形，全知道是外邊有重大事發生。八步凌波胡玉笙已進去這麼一刻，武維揚雖是矯作鎮定，可是他這種神情不屬，在這班老於江湖的人，那會看不出來。

這時從抱月迴廊後，又飛出一群信鴿，每個信鴿全掛著龍頭朱札，一望而知是由總舵傳出去緊急壇諭。所有的龍頭朱札，只要一出淨業山莊，絕不是輕微事，所有抱月迴廊上任是誰也不敢露出驚異的神色來。可是神色上無形中已帶出來，明是全神貫注的看著花棚裡，可身不由己的不時的去偷眼看看幫主。

那八步凌波胡玉笙在信鴿才出去的一剎間，由抱月迴廊後，匆匆出來經過幫主前，低聲報告著一切。武維揚的面色上雖還在微微含著冷笑，可是這冷笑中已看出是在憤怒中有和人一決生死之勢。胡香主退開之後，武維揚離著天鳳堂香主歐陽尚毅很近。此時花棚中續命神醫萬柳堂和九雲龍蕭毅已在各使輕靈巧快的身手，運用著一身所學拚鬥的最危險情形中。幫主和歐陽尚毅不時的雙眉緊促著相商著，淮陽派這邊一班武師和西嶽俠尼，沒有不對於萬柳堂這次怒試九芒球在擔著心。

只有座上這位江湖怪客活報應上官雲彤卻是沒有甚麼關心的情形，竟向天南逸叟武維揚道：「武幫主，你看這兩人才叫英雄對英雄，半斤配八兩，功力悉敵！各有各的功夫，各有各的鍛鍊，每一個施為，全見到是爐火純青的勁兒。武幫主，歐陽師傅，是不是這才叫英雄，才叫人物。」

天南逸叟武維揚正和歐陽尚毅商量著要緊事，活報應上官雲彤這麼招呼，怎好不答應？暗中討厭他，口頭上也不肯得罪他，歐陽尚毅也只得回頭來敷衍。

可是這傢伙卻回頭去向那鳳尾幫的座上客少林僧慈慧禪師招呼道：「大師傅，你是那一派我真還不清楚，大約凡是出家人，多半是少林寺出身的多吧！大師傅你看，那姓萬的這一手真跟你們和尚派——不！不是和尚派，是少林派中的看家本領十八羅漢手中的排山運掌是一樣巧妙，一樣的有力。」

「人家這位鳳尾幫的能手，真有個不含糊，居然沒怎麼費事，就閃開了，嚇！真險，大師

此公真是個
妙人兒。句
句有味道！

傅，你看你看，這位賣野藥帶扎針的萬柳堂真厲害，他是百行通，金針能續命，動手可真要命！這一手『朝天踏地』，真好！嚇！又是少林派的家數，他別跟大師傅你是一個門戶吧？要不然那能這麼樣！喂！武幫主，閔香主，你們趁早想主意，這可要壞，要糟，要完！」

活報應上官雲彤自己這麼胡禱告，武維揚正在為了外壇所報進來的事出非常，自己正在思索應付之策，那把他這些話放在心上？竟自像沒聽見似的，只有含糊的答應著。

這時忽的一扭頭，見那少林僧慈慧禪師滿面怒容，向這位江湖異人活報應上官雲彤說道：「上官施主，你不用這麼故作癡呆，和我們作這種假惺惺；凡是肯下場子較量功夫的，沒有把這條不關緊要的性命放在心頭。上官施主，你我全是局外人，既趕上了這種盛會，沒別的，只有替他們兩家擔當一切；這檔事沒了沒休，也不是事，我們何妨趕緊作個了斷。上官施主，我們毋須再妄逞口舌，我們還是趕緊把兩下事就此罷休，怎麼樣？」

上官雲彤嘻嘻冷笑道：「大師傅，你看他們如今已到了生死關頭，人心全是肉長的，你看！這兩個成名人物，要鬧個兩敗俱傷，同歸於盡。大和尚你是佛門弟子，於心何忍？還不快想法子把他們這對活冤家的團解了，也算是一場功德吧！」

上官雲彤這種半瘋半癲的話，明是無關緊要，暗中他是在想用話領著，教這群幫匪往場子看；更是故作瘋癲言語來誘鳳尾幫一般黨羽往他身上注意，暗中可已有人潛入淨業山莊，只有他一人心裡了然。這位風塵異人挾著給天南逸叟武維揚絕大難堪的利器，趁著陰晦如墨的景象中，隱身進了淨業山莊，預備給武維揚個晴天霹靂。

這種情形慢說武維揚心有所屬，毫未覺查，就連鷹爪王那麼精明幹練，也因為師弟續命神醫萬柳堂，此次和這位督練九雲龍蕭毅會鬥，是一生成敗關頭；九芒渾元球實是一種最危險的絕技，萬柳堂為昌大淮陽派門戶不可少的人，若有失閃，不僅他個人一生俠名付與東流，連這淨業山莊的全局全要牽動了，所以掌門人對於他十分關心。當時暗中雖有人潛入就沒有覺查，也不僅掌門人這樣，連燕趙雙俠那麼精明幹練，也依然沒有警覺了上官雲彤的用意。

只有西嶽俠尼慈雲庵主對於兩下較量武功固然注意，可是對於鳳尾幫中的事，更是關心，對於抱月迴廊中以及場子中的一舉一動已十分注意。自己是以佛門中四十年參悟的禪功，靜中生明慧，看出鳳尾幫中因果相生，眼前就有一場大禍。現在明著就是看不出來，兩家會鬥雖是互有傷亡，這是擺在眼前的事，是必然的，意外的事是必要發生。

當時在陰雲籠罩之中，已經看見從那假山旁的樹林中有一條人影，竟在這裡眾目之下翻到一個隱密的所在，身手的矯捷，已非所見到赴會這兩派中人所能有，就知這人定是個非常人物，自己暗暗為武維揚嘆息。不料別的武師們，也正因萬柳堂此番和九雲龍蕭毅，全是武林中傑出人才，這一格鬥，只怕他兩人定要生死立判，事太關心，那還有心聽那上官雲彤對武維揚的戲弄？

此時這座花棚裡較量九芒渾元球的正在到了緊要關頭，這鳳尾幫的督練九雲龍蕭毅，對於這種武林絕技，實俱特殊的造詣。這種功夫的運用，有驚人技巧，身形巧快靈活，進退自如，縱送如意。這四隻九芒球運開，一片金鈴震動的聲音，也正是這種功夫最難練的地方，足以亂

人的心魂。續命神醫萬柳堂已經深知這九雲龍蕭毅是一個勁敵，從一上來，已用十分的精力來對付他。

萬柳堂這近十年間，已經精研內家的功夫，練精練氣練神，這種造詣更非一般庸手所能得到的：精華內斂，神儀外宜，穿行在這四具九芒渾元球中，矯若遊龍，捷似飄風；這份輕快穩健，看著這種身手，真是一羽不能加，蟲繩不能落，危險處只有一髮之隔。

這時所有抱月迴廊中人，也全被他兩家這種不同凡俗的較量吸引住，沒有不全神貫注的。這裡九雲龍蕭毅依著九芒球的幫子，伺虛搗隙的遞掌發招，續命神醫萬柳堂封欄格拒，矯捷如飛，兩下裡竟連拆了十一手。這在運用這種絕技中，已經不易見到，因為每一個進身搏擊，手底下高低就容易立判勝負。續命神醫萬柳堂見九雲龍蕭毅不僅這種九芒球有過精純的煅煉，所施展的八仙拳，尤較武林中所傳的精奧：「賈斌已廢在他手中，我再看輕他，只教他逃出我萬柳堂的掌下，我還怎見一班師友？」

萬柳堂此念一生，立刻把本門中三十六路擒拿法施展開，絕不肯再容九雲龍蕭毅再緩勢再緩手，一招一式連環運用上，立刻頓顯出威力。這種掌法施展出來，真有變化神奇，虛實莫測之妙，九雲龍蕭毅和萬柳堂正盤旋到九芒球的當中；九雲龍蕭毅由南往北，萬柳堂是由東往西，兩下裡正到當中九芒球交錯之處。

九雲龍蕭毅橫截續命神醫萬柳堂的身形，自己的腳下往西斜著一搶步，雙掌斜往東一揮，橫身打虎式；萬柳堂是迎著一具九芒球飛縱過來的，身勢非常疾，非常快。九雲龍蕭毅也是具

著不兩立之心，竟自撒手遞招，十分毒辣，這一手遞出來，既勁且疾，手底下用到十分力。

萬柳堂這次身形本是背東面西的，這時九雲龍蕭毅雙掌猝到，萬柳堂往北一跨步，身形這一閃，九雲龍蕭毅的雙掌遞空。萬柳堂已換成面南背北，和九雲龍蕭毅成了正對面。督練蕭毅掌一遞空，萬柳堂跟著後面的九芒球也翻到。萬柳堂這一步挨的是往西斜著半步，身後的九芒球已擦著右肩頭悠過去，這東西的兩隻九芒球只要翻回來，是不差先後。

那蕭毅已知道自己準憑著武功來和萬柳堂較量，自己若在場子上還許打個平手；在九芒渾元球下，自己對於這種功夫雖足有十分把握，只是任憑你拳術上有若何的身手，也牽制著不容易像平時施展的那麼收放如意，吞吐自如。此時認定不用小巧之技，來對付這位淮陽派中佼佼的人物，自己絕不易逃開他的掌下；既已傷了他的愛徒，一不作二不休，索性和他拚個最後生死。

萬柳堂身後過來的九芒球才過來，九雲龍蕭毅竟自猝然藉著撒掌換招之勢，微一斜身，右掌往萬柳堂的中盤一揮；左掌可是大鵬展翅式，往左往上一探，竟用左掌往已遞過來的九芒球巨繩上一截，硬給盪回來；自己身後的球也到，他是往左沈肩的，身後這隻球是擦著他右肩後過來的，被自己盪回去的直奔萬柳堂的面門。

萬柳堂此時是三面受敵，往右去，得閃著西面的翻回來的，左肩這邊也有蕭毅才讓過來的九芒球到；萬柳堂只有用鐵板橋的小巧功夫，把身軀擦到地面。只是九雲龍蕭毅尚未撒身，眼前尚不能不防到他下毒手，左掌往外一封九雲龍蕭毅的腕子，身軀往後微一坐，已是被蕭毅反

盪過來的球堪堪鋒刃的尖子到了面門上。

萬柳堂喝了聲：「好！」右掌駢食中二指，往九芒球的鋒利的光子當中一探，硬把九芒球用二指撩起來，從自己頭上又翻回去，反向來路又端了出來；身形是紋絲不動，一點不移動，從九雲龍蕭毅右肩過來的擦著自己左背過去。

這一來，雙球的正鋒避開，萬柳堂迅捷的身手，那還容九雲龍蕭毅再走？開招金龍探爪，正打向九雲龍蕭毅的華蓋穴。這種掌勢身形，是巧快沈實，九雲龍蕭毅再想避開，已自無及。指尖一沾到他的衣服，掌力已經用上；萬柳堂還算掌下留情，斜著往左一登掌心，九雲龍蕭毅已被震出去。可是萬柳堂若是掌力稍往右微著力，九雲龍蕭毅定得和萬柳堂盪回去的九芒球接個正著。

九雲龍蕭毅被震的倒撞出四五步跌在地上，這邊續命神醫萬柳堂也倒縱出去，九雲龍竟自被震的沒躍起來，仍坐在地上；眼看著由南往北的球也正自悠回來，這一來九雲龍蕭毅不死在掌下，也要死在九芒球下。

續命神醫萬柳堂依然是存著惻隱之心，不忍教他死在九芒球下。一個旱地拔葱，已飛縱過來，往九雲龍蕭毅的身旁一落，探掌把九芒球給截住，復展身手，把花棚中的四隻九芒球全數定住，鳳尾幫中已有人下來，接應著這負傷的督練九雲龍蕭毅。

這位蕭督練挺身站起，迴廊中又下來刑堂師們趕到，說是奉幫主諭，蕭督練暫回淨業山莊去後面歇息。那蕭毅本是強掙扎著要到抱月迴廊下，此時見刑堂師們下來，立刻順風轉舵，向

萬柳堂點點頭道：「萬堡主，承你掌下留情，不肯要我這條性命，你我後會有期！」說到這，立刻隨著刑堂師們走向淨業山莊後面。萬柳堂此時那好就撇身走，只得向迴廊中抱拳說道：「萬某在九芒球下願向貴幫請教。」

抱月迴廊中的少林僧才要向方才以言語相識的活報應上官雲彤發話，教他下場子，可是鳳尾幫中的天鳳堂香主歐陽尚毅，突向少林僧道：「禪師，我要趁這位名震武林的歸雲堡主萬老師下場子的機會，在他的掌下討教討教，禪師少待片刻。」

慈慧禪師點點頭道：「正該如此，這種武林國手，行俠仗義的名家，那好當面錯過；我也正是這種心意，歐陽香主請。」

歐陽尚毅轉到當中的走道前，轉身去向龍頭幫主俯首躬身道：「本座和萬堡主領教兩手武功絕技，請幫主的示下。」

天南逸叟武維揚點點頭道：「歐陽香主你多辛苦，以武會友點到為止，身為內三堂領袖，彼此要保全不容得的名譽為是。」歐陽尚毅答了聲：「本座敬遵壇諭。」跟著又向淮陽派掌門人鷹爪王抱拳拱手道：「在下要在貴派萬堡主面前領教。」

鷹爪王也忙抱拳答禮道：「歐陽香主肯這麼賞臉賜教，香主請。」歐陽尚毅這才轉身抱月迴廊。耳中聽得那語言無狀、一味戲謔的活報應上官雲彤竟自發話道：「名家出場畢竟不同，彬彬有禮，這才是香主的身份。我們這江湖野人，真得和人家學著點，王老師，你說是不是？」

歐陽尚毅聽到他又說這裡明是恭維，暗中奚落，自己不願和他再作口頭無謂之爭，立刻緊

走了兩步，直奔花棚前。抱月迴廊中的淮陽派掌門人鷹爪王對於上官雲彤的話只微笑著不答，不過自己暗中盤算；這歐陽尚毅是鳳尾幫中唯一的人物，負一身絕技，天南逸叟武維揚倚之如左右手，這時他下場子要和萬師弟較量；萬柳堂已經連鬥了數場，縱然功夫精純，也總有些精力不及；倘有失閃，是踐約赴會中最大的損失，還是設法在勝負不分之下換了下來。只是對付這樣強敵不能分派別人，只有自己闖出和他較量。打定主意，抬頭看時，歐陽尚毅走向花棚，續命神醫萬柳堂已經迎了出來。

歐陽尚毅忙搶了兩步道：「萬堡主，你的武功劍術足能壓倒武林，我歐陽尚毅十二分的折服。九芒渾元球下，尤見精純的造詣，更屬難得。我在下略學些粗淺功夫，見到萬老師這種身手，頗有些技癢；我歐陽尚毅倒有自知之明，絕不是萬堡主的對手，我抱著拋磚引玉之心，在萬堡主面前領教幾手高招，萬堡主可肯賜教麼？」

續命神醫萬柳堂道：「歐陽香主，你過於誇獎，我實不敢當，歐陽香主肯下場子來賜教，是我萬柳堂的榮幸。我們全是江湖道中人，不必盡作謙虛語，在鳳尾幫中像幫主那種武功造詣的，只有歐陽香主一人可以略爭短長，可能和香主一樣的已不多見。敝派中對於香主你的武功造詣，景仰多時，現在肯這麼紆尊賜教，我萬柳堂欣幸萬分！我們不必耽擱，歐陽香主可是仍要一試這種九芒渾元球麼？就請歐陽香主賜教吧！」

天鳳堂香主歐陽尚毅道：「萬堡主，我們何必再弄這種危險東西，武功盡有其他可以較量的，萬老師我們何不較量較量幾手拳術豈不好麼？」

續命神醫萬柳堂道：「我願從遵命，無不奉陪。」

歐陽尚毅道：「我們不用這種容易送了性命的東西來牽掣武功的發揮，我們用劃地比拳怎麼樣？」

萬柳堂道：「好！足見高明。就請歐陽香主劃地為限。」這時萬柳堂卻往旁一撤身，要看歐陽尚毅究有多麼高的造詣？這種劃地對拳不用較量上，只看他劃的界限大小而可斷定他武功的造詣。這本是一種極平常的較量法子，在平常是用直徑兩丈四的圓週，功夫再好的能用一丈六尺的圓週，功夫再高的就不易見了。這種劃地對拳是得把拳式走開，拆招換掌，地方小了，兩下裡閃避進退全不易牽動手腳。萬柳堂故意閃向一旁，倒要看看鳳尾幫龍頭幫主一人之下，內三堂首座香主，怎麼劃這地界？

天鳳堂香主歐陽尚毅向執役的幫匪一點手，由執役的給拿過一棹花槍來，歐陽尚毅接過這花槍來，隨手向地上一劃，把細砂鋪的平坦地面上給劃了一道隆起的界限。這道圓週一劃出來，歐陽尚毅的武功造詣得過人，已令續命神醫萬柳堂暗暗折服。這道圈子，只有八尺的直徑，這種劃地對拳，敢用八尺的直徑；這種拆招換掌沒有武功上乘的造詣，一上場就得退出來，萬柳堂倒十分願意和這位歐陽尚毅較量一下。歐陽尚毅已經回身來向萬柳堂一抱拳道：「萬堡主這樣可將就得麼？若是還嫌他地勢大的，不妨再縮小一些。」

萬柳堂微微一笑道：「我這已經捨命陪君子了，歐陽香主請。」

歐陽尚毅也一抱拳，就在各自要聳身時，忽從淨業山莊外如飛馳進兩人，遠遠招呼：「萬

老師且慢較量，我們有事報告。」萬柳堂猝然一驚！疾忙把身形站住，一看來人，一個是鳳尾幫的引堂師，一個是鐵蒺藜賈玉堂。這一來出乎意料之外，忙迎過來問：「是甚麼事？」

鐵蒺藜賈玉堂立刻趕到萬柳堂面前，低聲說道：「把賈斌送到內壇港口，一路上雖是呻吟尚沒怎樣支持不了。不料已到了我飛驚船隊，竟自在往艙中安置時，不知怎樣震動的，把傷處動了，賈斌竟自疼死過去。呼叫了半晌，並沒緩過來，只摸著胸頭還跳動，不過我們看情形很是危險，特意趕來請萬老師自去一趟，以保賈斌的性命。」萬柳堂遇到這樣波折，勢不能再和歐陽尚毅劃地對拳，這一來西嶽派的盛名幾乎完全斷送在淨業山莊。

續命神醫萬柳堂聽了皺了皺眉頭，這時跟回來的刑堂師，已經趕到天鳳堂香主歐陽尚毅的面前報告了一切，趕奔抱月迴廊中去向幫主報告，萬柳堂向賈玉堂點點頭道：「這倒太教賈老師辛苦了。」隨向歐陽尚毅一抱拳道：「歐陽香主，這倒辜負了你的盛情，現在小徒因傷重已瀕危險，在下只好先去看看，歐陽香主，若不棄嫌請敝同門師友奉陪走幾招我去去就來。」

歐陽尚毅道：「令徒的安危所關，那好耽擱，萬老師只管請。」歐陽尚毅雖是這麼客氣的說著，萬柳堂可不能就這麼走，知道鳳尾幫幫規過嚴，沒有他本幫三堂的壇論是寸步難行。

他趕緊轉身直奔抱月迴廊，可是在這時已從抱月迴廊中走下一人，正是泗水漁家簡雲彤，跟續命神醫萬柳堂走個碰頭。萬柳堂看他這情形分明是要去下場子和歐陽尚毅去較量，暗暗替他擔憂，可不好意思出口攔阻。因為是西嶽派的門下，更是多指大師的愛徒，和慈雲庵主尚論師兄弟。果然泗水漁家一來到近前，向萬柳堂一拱手道：「萬老師趕緊去給賈師弟醫傷，我去

和歐陽香主領教領教這趟劃地比拳。」

萬柳堂只好答了個「好」字，立刻走進抱月迴廊，這裡連武幫主和淮陽派掌門人全知道了外面的情形。萬柳堂這一撤出練武場，天南逸叟武維揚知道他這時趕回船隊，滿心不願意教萬柳堂走，只是說不出口來，只好不待開口。竟自向續命神醫萬柳堂道：「萬堡主，令徒傷勢反復，既挾續命的醫術，還是趕緊回船給令徒診治為是。」

萬柳堂答道：「這是武幫主的關懷，小徒的蟻命得活皆出幫主之賜，那麼請幫主傳諭放行。」武維揚道：「萬堡主自管請。」萬柳堂復向掌門人道：「賈斌傷勢危險，我去去就來。」

西嶽俠尼道：「已服丹砂，若沒有意外的摧殘絕不會再行意外，貧尼還敢自信，萬老師要詳細察看為是。」

萬柳堂會意，仍由那刑堂師領著直奔了內壇港口。這裡的天鳳堂香主，見萬柳堂給徒弟去醫傷，可是沒容自己再發話，竟有泗水漁家簡雲彤下場子來。歐陽尚毅知道泗水漁家簡雲彤為西嶽多指大師的徒弟，在江湖上成名雖晚，可是他武功本領得自多指大師的親傳，自己倒不敢過分輕視他，遂抱拳道：「簡老師可是肯賜教麼？」

泗水漁家簡雲彤道：「不錯！我這是因為萬老師有意外的事得走，豈不辜負了歐陽香主的盛意！我在下不揣冒昧的，要請香主給我這武林後學領領招，歐陽香主肯紆尊賜教麼？」

歐陽香主道：「在下正願簡老師給領領招，簡老師看用劃地對拳可好麼？若是所劃的界限不大合宜，我們不妨隨意施展也是一樣。」

泗水漁家簡雲彤道：「卻不覺得甚麼不合宜，歐陽香主不必客氣，請賜教吧！」泗水漁家簡雲彤認為這麼客氣，含著輕蔑侮辱之意，所以在答話時頗含著怒意。

天鳳堂香主歐陽尚毅微微一笑道：「簡老師請。」兩下裡同時躍進了所到八尺直徑圓周內。歐陽尚毅搶著奔了下首，面南背北，泗水漁家只得轉到北面，面北背南，兩下裡的身軀立好，彼此各自一拱手，互相往下一塌身，各低著武林中的規矩立了門戶。泗水漁家簡雲彤，以多指大師所傳七十二式短打，來和歐陽尚毅一決輸贏。

這位天鳳堂歐陽香主一亮式是通臂拳一開招，泗水漁家簡雲彤，認為聞名不如見面，這種武功拳術攔在你這內三堂香主身上絕不見得怎樣高明，泗水漁家簡雲彤放胆進招。簡雲彤這種身手實不是弱者，發招打式全見純功夫，這七十二式短打，正宜於這種狹窄的地方。講究見招破招，見勢打式，挨幫擠靠，速小綿軟巧，樓打騰封踢彈掃掛，要在這種短手中發揮入式的精華。兩下裡各自把一身的本領施展開，只憑這點地方，兩下裡進退迴旋，封攔格拒，各見功夫。

這一把拳勢撇開，這才看出這做天鳳堂香主歐陽尚毅武功造詣，實有不同。他這趟通臂拳施展開，另具一番精微巧妙。身形掌式全與武林中所練不同：招術既迅捷，又沉實，身形既輕靈，又穩著，看著似乎沒有甚麼巧快。拳家動手，有的講究手快打手慢，有力制無力；可是武功精純的，就講究變化無窮，虛實莫測；慢中快，靜以制動，借力打力，四兩撥千斤，才算能夠發揮武功的真諦。

歐陽尚毅施展這趟通臂拳，以泗水漁家簡雲彤雖是成名較晚，可是從武林正宗中得來的；